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蕺山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拔貢臣曹躍淵

劉蕺山集卷十二

明 劉宗周 撰

箴說

學戒四箴

人生大戒酒色財氣四者予問學有年日嘗從事於斯而未之有得將終身擾擾已乎爰不憚與諸生發憤讀書共究大業時相交儆遂勒成

箴言數則深切觀省用以警厲諸生庶幾為改過遷善之地云耳

酒箴

翼翼聖脩靖恭朝夕豢口維旨曰踈儀狄一獻之禮百拜終席賓主孔嘉令儀令色傲逑竹林五斗一石匪疚厥躬亦沉神室矧予小子三爵不識謔浪笑傲百爾罔極為貪為嗔或為淫慝絕四去媒登先殺賊元水在御齋明有赫懿哉初筵衛武之德

色箴

莫毒匪鴆莫威匪虎誰謂衽席而憑斯侮螓首蛾眉伐性之斧豈無傾城鑒於往古克已先難如狂如蠱有儼者思於所不睹夙興夜寐神明為伍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叶非曰尊生祿茲靈府勇埒上蔡識超忠武學聖之和男子系魯禮義庶恥永言配祜

財箴

茫茫千古一闗天塹曰義與利壯夫色沮不有呼蹴咼

徵本念餓死事小失節甚玷毋曰暮夜鬼神所闞凡若穿窬語鉤默餂擴而充之作聖之漸苦節惟貞奢也寧儉原憲敝韡黔婁薄殮亦有童子不因人焰鼎哉先民夙夜無忝我心匪石孰可以砭

氣箴

浩然之氣與天地調蹶而趨之其焚如燎裂眦指髮或呼欷欷日食彗竟雹擊風飈上天徵咎於人曰妖妖德之棄厥心孔嚚辟彼攻疾不於其標君子至止握符斗

杓靜觀氣象動直以擾叶饒擴兮証性法在日消有所忿懥曾不崇朝膂絶推山强哉其矯叶驕

自昜箴

客有目我以狷者又有目我以狂者因憮然而自命曰似狂非狂似狷非狷二者之間亦中亦愿夫夫也殆有志於道而實無所踐不免自囿於鄉人碌碌浮沉去禽獸之一間者耶噫可不勉與

獨箴

聖學本心惟心本天維元維默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静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為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即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為四氣性體乃朕率為五常殊為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知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闇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冰於所不睹於所不聞

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名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始是為原始此知無終是為反終死生之説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夷彼萬形非我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

尋樂説

先儒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貧貧無可樂也或曰樂道樂道不足以盡顏子而況仲尼乎畢竟道亦無可樂故也此中下落直是深微不可湊泊近

儒王心齋先生所著學樂歌則曰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自然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又曰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又曰學則樂樂則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可為一箭雙鵰學樂公案滿盤托出就中良知二字是吃緊為人處良知之在人本是惺惺從本體上說即天理之別名良知中本無人欲所謂人欲亦從良知受欺後見之其實良知原不可欺也吾自知之吾自致之此之謂自謙只

此是人心真樂地子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正謙此良知之謂也顏子之樂亦然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聖人直是無所不知耳然致知工夫又自有說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義利一關正是良知當判斷處於此判斷得分明便是致知工夫然信如子所言則將擇富貴之義者而取之將擇不義之貧賤而去之乎是終身無疏水曲肱分也窮人欲而滅天理孰大於是子常言非道之富貴

則不處至非道之貧賤又不去可見道義總是無定衡全憑良知判斷良知安處便是義不安處便是不義至此方是義利關頭最精密處亦便是致知工夫最精密處必去富貴處貧賤者只為利之溺人莫甚於富貴學者合下從堅苦刻厲中做起便將那人欲之根一齊砍斷因顯得良知真面目出來前輩常言天下無成見良知是也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以顏氏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

路縕袍則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愠為君子作斷案可為深切著明且夫子明以疏水曲肱言樂雖謂之樂貧也可疏水曲肱而可樂雖謂之樂道也可但昔賢不可分明說破故懸此公案示人要人思而自得之他日有無欲作聖之旨已是分明說破在只是說得太高了不若心齋尤為穩當語曰如凡人飲水冷煖自知人人此良知則人人此天理人人此樂地惟反求而自得之者能識此中意所謂只可自

怡悅不堪持贈君即學樂一歌亦豈有是處乎

人說一 示沟兒

予與塾師陳子夜集兒沟侍謂之曰沟乎汝年漸長矣而質庸甚吾縱不敢望汝以學道好脩將不克為庸人乎塾師曰先生言過矣苟庸人也何克為之有正患此子庸庸耳顧先生有以進之予曰兒得為庸人幸矣世之學道者如麟鳳騶虞不可多見或累世一出而惡人往往徧天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如庸人者其立心制

行雖不免猶有鄉人之累而已浸遠於惡矣是故庸末易言也然則學為庸人乎曰非然也謂學人必自庸人始也語有之雖高必以下為基雖貴必以賤為本是故好高而欲速者躐也飾詐以近名者奸也道聽而塗說者誕也知見湊泊者妄也此四者皆學道者之失也庸人無是也由庸人而進德脩業若築室於基而為山於平地也說在夫子之思有恒矣然則庸亦有道與曰淺言之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男女而居室莫非道也

深言之飲食之知味室家之宜妻孥之樂葢亦有至焉者矣仲尼之聖也而學於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則庸德之至聖人猶病故曰庸未易言也若夫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道先王之訓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堅其志見小闇大圖近忘遠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此古之所謂庸人者也而實予所謂惡人也則亦不學為庸者以致是耳

使庸人而庸學焉又烏知其不進於士人且進於君子乎庸之未可忽也如是師聞之曰進之時義大矣哉遂舉以示兒

人說二

他日兒跪而請曰為人之序亦既聞命矣敢問學之方曰於已取之而已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子庸質也姑為子試庸法夫庸者必闇闇則宜矯之以哲

庸者必懦懦則宜矯之以强庸者必流流則宜矯之以貞庸者必隘隘則宜矯之以寛庸者必淺淺則宜矯之以沉類而推之隨其所病而矯之皆為人之方也然則其矯之也將若何曰闇不自知也試之以是非而闇見則晳者亦見懦不自知也試之以利害而懦見則强者亦見流不自知也試之以嗜欲而流見則貞者亦見隘不自知也試之以忿懥而隘見則寛者亦見淺不自知也試之以言語而淺見則深者亦見是故窮理所以啓

覺也斷義所以養勇也窒欲所以貞操也懲忿所以擴量也謹言所以沉幾也然而不必求之於遠且大也日用之間有是非焉起居之常有利害焉衣服之地有嗜好焉睚眦之交有忿懥焉唯諾之際有言語焉積小所以致大也毖近所以及遠也故君子一日用而不敢忽所以窮天下之理也一起居而不敢苟所以斷天下之義也一衣飲而不敢恣所以貞天下之操也一睚眦而不敢加所以懲及親之忿也一唯諾而不敢輕所以謹

天下之言也窮天下之理而闇者有天下之大覺矣斷天下之義而懦者有天下之大勇矣窒天下之欲而流者有天下之特操矣懲天下之忿而隘者有天下之大量矣謹天下之言而淺者有天下之淵衷矣則學問之能事畢矣此謂天下一人而已矣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其始也出之以矯強則庸人之所事事也矯之不已而體於自然非學道君子之成德乎小子勗之然則其不能矯也又將如之何曰在立志

人說三

他日又問曰矯治之法譬之治病者首療首足療足分投而應不勝窮也將亦有一言而操調元之匕者乎予乃喟然而嘆曰是非汝所知也是非汝所知也無已汝姑識人而已乎夫人者天地之秀也萬物之靈也將謂其能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男女居室而已乎則亦與禽獸無以異也而何以稱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此幾希何物耶以為非

口體不離口體也以為非男女不離男女也以為在一身仍不離天下也微乎希乎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其稟乎命也則元之善也其具於性也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其宰於身也為視聽言動視曰明聽曰聰言曰忠動曰敬也其率之於人倫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也其達於天下則民之胞也物之與也其俯仰於天

地之間則乾之健也坤之順也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而鬼神之柄也而孰知日囿於七尺之軀者則豈首之禽也獸也然則人也禽獸也合體而分之者也忽然而去之人即獸忽然而存之獸即人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擇之精守之一也本吾獨而戒懼之所以致中和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存之之極功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伊周之所以相孔孟之所以師濂洛關閩之所以斷斷辨說焉而儒皆是物也然而庶民未嘗

不存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有時而去耳知其去斯存矣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以戒慎還不睹以恐懼還不聞以中和還喜怒哀樂以仁義還父子君臣以位育還天地萬物如斯而已矣故孟子又舉舜以為法而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旨微矣後世學術不明有二氏者既欲棄倫物槌仁義而逃之於虛無若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富强蘇張之短長汩沒於功利者無論矣其有稍知

聖人之道如楊墨荀楊馬鄭之流又或失之頗僻附會影響支離而幾希之脉薄蝕於人心久矣幸有宋諸子起而紹絶學一綫相傳為濂溪之立極伊洛之識仁考亭之居敬窮理指示最為親切又數百年我明有陽明子者特揭致良知之旨為幾希寫照而人益有以識尋真之路決起死之功此真所謂良醫折肱一劑當調元而紛紛隨病補治之方亦有所不必用矣學者欲為人不必問庸人與聖賢等級但自反吾身中所謂幾希者

存乎否乎存則人人即聖人之人更無所以為之之法去則非人非人即為禽為獸亦更無所以為之之法於是兒起而茫然曰敢問幾希為何物曰此予終身所從事於斯而未之得也將何以答汝乎汝還問之幾希從讀書而證之乃再拜而退

讀書說 示汋兒

粤自天地既判萬物芸生時則有三綱五常萬事萬化以為之錯而約之不外於吾心聖人因而譜之以敎天

下萬世後之人佔畢而守之始有以儒學名者故讀書

儒者之業也曾子曰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豈其徒

事乎文勝也哉而太史公列九家謂儒者博而寡要當

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功則亦因其不能詳說

反約從此以得吾之心而求道故耳堯舜禹湯文武而

既没矣其間暴君汙吏更相蹂躪横政之所出横民之

所止至春秋而極典謨微言不絕如綫於是仲尼起而

脩明之删詩書定禮樂脩春秋贊周易以憲萬世而尊

之曰經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語聖而儒以博鳴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時有老聃出而譏之曰六經聖人之陳迹也而豈其所以迹哉審如其言以之獨為學可矣以之為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孔孟而旣沒矣其間異端曲學更相簧鼓邪說之所淫暴行之所壞至五季而極洙泗微言不絶如綫於是朱子起而脩明之著集註或問補小學脩綱目纂濂洛之說以教萬世而定之曰傳使天下後世復知有

六經之道故語賢而儒以博鳴者莫朱子若也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譏之曰支離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嗇如其言以之獨為學可矣以之為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於孔孟程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自達於道哉夫人生蠢蠢耳此心煢然喜而笑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悅色之性耳迨夫習於言而言習於服息居處而服息居處而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於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識父母者

邂逅於逆旅亦逆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此爾父母也爾即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晚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為心又若何而為心之所以為心而吾心恍然吾心以為是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為善也不亦勇乎吾心以為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不益決乎吾心習以為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由是而及於天

下其是是而非非也不亦隨所指而劃然乎夫書者指示之最真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所以牖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之中庸以究其緼繼之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於心者乃隨在而有得矣於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

五子以沿其流讀綱目以盡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曲學誅斥之可也於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慎思以入之明辨以析之篤行以體之審之性情隱微之地致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學盡於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自後世有不善讀書者專以記誦辭章為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為濟惡之具於是有志之士始去而趨然即心証聖以聞見為末務而

佛老之徒益從而昌熾其說其究至於猖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挾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葢亦有不善挾而終以没其身者矣見者不咎其挾之不善而以為瓢固不足以濟人也其亦率天下而歸於溺也夫予嘗從陽明子之學至拔本塞原論乃以博古今事變為亂天下之本性有然乎充其說必束書不觀而後可夫人心不敢為惡猶恃此聖賢經傳為尺寸之堤若又束之高閣則狂瀾何所不至偶閱一書為江

陵欲奪情盡指言者為宋人斕頭巾語此事唯王新建足以知之夫江陵欲奪情與新建無涉何至以新建之賢而動為亂臣賊子所藉口則亦良知之說有以啓之故君子立敎不可不慎也予因有感而著讀書說

中庸首章說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統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為心者性而已矣以其出於固有而無假於外鑠也故表之

為天命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即理之别名此理生生不已處即是命以為别有蒼蒼之天諄諄之命者非也率此性而道在是道即性也脩此性而教立焉性至此有全能也此三言者子思子從大道紛紜薄蝕之後為之探本窮源以正萬世之道統然則由教入道者必自復性始矣道不可離性不可離也君子求道於所性之中直從耳目不交處時致吾戒慎恐懼之功而自此以往有不待言者矣不睹不聞處正

獨知之地也戒慎恐懼四字下得十分鄭重而實未嘗妄參意見於其間獨體惺惺本無須臾之間吾亦與之為無間而已惟其本是惺惺也故一念未起之中耳目有所不及加而天下之可睹可聞者即於此而在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也故曰莫見莫顯君子為得不戒慎恐懼兢兢慎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獨體也亦隱且微矣及夫發皆中節而中即是和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未發而常發此獨之所以妙也中

為天下之大本非即所謂天命之性乎和為天下之達道非即所謂率性之道乎君子由慎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貫無所不達矣達於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於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體無間極之至於光岳効靈百昌遂性亦道中自有之徵應得之所性而非有待於外者此脩道之教所以為至也合而觀之遡道之所自來既已通於天命之微而極教之所由至又兼舉夫

天地萬物之大推之而不見其始引之而不見其終體之動靜顯微之交而不見其有罅隙之可言亦可爲奥衍神竒極天下之至妙者矣而約其旨不過曰愼獨愼獨之外别無本體愼獨之外别無工夫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後之儒者謂其説昉之虞廷信矣乃虞廷言心則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别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爲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岐之有然

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與為之說者正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

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說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為慎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

門下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静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説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為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慎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説仍以慎獨為動屬省察邊事前此另有静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為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為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又曰惟

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愼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為本體無可着力此却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道者工夫到無可着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慎獨之旨

後之學者無復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着落學者但知即物窮理為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於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為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為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

第一義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

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為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却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是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道二仁與不仁不為堯舜則為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學者上之不敢為堯舜下之不屑為桀紂却於兩

下中擇庸謹自便之途以為至當豈知此身早巳落桀紂一途乎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唯有中立病難瘵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覸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為此等人說法倘下之不為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為堯舜

求放心說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有時放外耶即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相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即以名相為天理

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歸宿須切已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著落此中無一切名相亦並無聲臭可窺只是維元維默而已雖維元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著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横流其究甚大葢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

云凡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即自家真底藴處學者只向自家求底藴常做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題口訣下士得之為入道之門上智得之即達天之路

靜坐說

人生終日擾擾一著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即天地

萬物不外此理於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為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粘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瞑目不杜聰不趺跏不數息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

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即從此究竟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外馳更無别法可治不會靜坐且只學坐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應事說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

若靜存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鍊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在磅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晰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

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著當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有要著一著勝人千萬著失此不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為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益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恒談道理井井與言世務便踈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此踈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

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

處人說

應事接物相為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即於天下不能遺一人自有生以後此身已屬父母及其稍長遂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

於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於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疎濶而人生實賴以維助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於此矣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於親未有不忠於君與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宜於室家者夫婦一倫尤為化原古來大聖賢多從此處發軔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葢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為淫僻學者從此關打過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則是偽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

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其要在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即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稍有絲毫隔絕即為斷滅性種至於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然作用非關權術人弟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極宜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

向外馳求說

今為學者下一頂門針即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入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即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已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即一

面回頭一面仍作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為何物方且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為軀殻也又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為口耳也又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為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殻外矣求之於耳目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謂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也一飲食焉外也一動靜語默焉外也時而存養焉外也時而省察焉外也時而遷善改過焉亦外也此

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勲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聲譽文章則以動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為我心每日孜孜汲汲只辨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殻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非唯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是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

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絶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内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内外所向在内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蚤辨諸

讀書說

朱夫子常言學者半日静坐半日讀書如是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為法然除却静坐工夫亦無以

為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静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為讀書之益有不待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夫聖賢之心即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即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証本心正為不善讀書

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慎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即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尊師乎即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為貧兒昔人云士大夫

三日不讀書即覺面目可憎言語無味彼求之見聞者猶然況有進於此者乎唯為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

氣質說

聖賢教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一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葢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下人斷曲直莫適為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説變化氣質却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却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來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此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

充塞自塞而充剛自惡而之於善巳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别

習說

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慎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

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並其性而為習焉習可不慎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慎乎曰審如是又誰為專習之權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學在復性不在慎習或曰何謂也予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日遠於性矣無論習於惡者非性即習於善者亦

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習相遠葢教人尊性權也然則學以復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即以習証習於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為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為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既已知其為善矣且得不為善乎既已知其為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為善而為之為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為惡而去之去之也

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為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為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慎之為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慎之為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慎之為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則即習即性矣凡境即性境凡聞即性聞凡見即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為言也獨而無偶先

天下而立以定一尊而後起者禀焉是之謂性權或者乃恍然而觧曰吾乃知慎習之功其必在慎其獨乎

皆次說 示泃兒

喪禮皆有次以志哀也君子之居喪也齊哀之服飦粥之食亦既足以表哀矣而非其至也又求之於居處之節必寢苫枕塊以示不遑寧處即夢寐之間若將見吾親竟三年如一日則非其根心之痛有天生而不可觧者詎能幾是故曰所以志哀也嗟乎喪禮之壞也即齊

衰之服世俗亦有寬之者進而飦粥之食千百中不得一二又進而苫塊之處舉世不得一二豈古道之難行亦流俗之敗壞然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而朱子又申之曰於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本朝理學之儒惟胡敬齋先生於此最有聞又陳孝廉先生茂烈五十無子居喪人多鮮之者而先生竟歿於喪次近世吾年友劉靜之職方居母喪哀毀過禮誠信可泣鬼神此數君子夫非盡人之子與按禮

親喪服成男女各歸喪次男子出次於中門之外無故則不入內室其女子亦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所以辨嫌明微也昔晉陳壽居喪有疾偶使侍女治藥弔者見之遂殞其名行終身坐廢乃知嫌疑之際尤為君子所致謹誠有見於天下之惡莫不始於微而造於苟且故一念之失而或遂釀為無窮之疚一舉動之忽而或遂積為不白之疑如壽者往往而是也嗚呼可畏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嘗取以明守身之學

如此後之君子可以知所用力矣予少而懵且未學不能以禮事親至今抱厥悔遺之終天今也不能無望於後人庶幾葢我前愆念爾沟生有父師之訓久矣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爾其慎勉之

良知說

陽明子常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是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

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脉至龍溪所傳天泉問答則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即所云良知亦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盖從有善有惡而

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為心祟也良在何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即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即知本之知唯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牀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

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為下根人說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既以惡而礙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

曰良知即至善即未發之中亦旣恍然有見於知之消息惜轉多此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而已矣知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致知焉盡之矣予亦曰致知焉盡之矣

劉蕺山集卷十一

劉蕺山集卷十二

明 劉宗周 撰

墓誌銘上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稷峯章公墓誌銘

予先外祖以經術行誼推重海内學者稱為南洲先生蚤從族兄東㑹公稷峯公遊才名碎易呼章氏三傑二公先後成進士而先生卒老於行與二公為窮交自藝

文外尤以道義相成始終弗替先生晩年輒呼予小子談平生縷縷足述也稷峯公病且殁囑先生曰知我者弟也異日之狀非子而誰先生許諾憶先生作狀時予以齠年受學每事筆札必命予脫稿距今二十餘年公仲子持狀來請墓中之石而先生殁且八年手澤依然能無感愴予雖非其任猶竊以終齠年之役也按狀公系出福之建寧金城練氏之後子孫以世德顯於宋隨駕渡臨安散處三吳兩浙間其卜居會稽偁山則自添

十九公始凡十二傳及公自宋歷元暨我明與二百年
間科甲相望族指萬人稱東越世家公父某號東山以
公貴贈某官母徐贈孺人遡而上曰某某某則祖父曾
高也東山四子其季為公生而穎異十歲能屬文為東
山鍾愛十三受業於從兄孝廉東稷東稷稱賞不置曰
他日當退舍避之則已嶄然露頭角矣辛卯丁東山憂
甲午補郡庠生乙未同先外祖及東儞會課於柴塢山
三人稱莫逆公尤深造自得肆筆成章出入秦漢韓蘇

間為學者歛衽無何東偁脫頴公獨與先外祖久困諸生中自丁酉覲場後連擯有司落魄垂二十年家日貧齒日邁而自負日益奇曰世必有知予者巳未遊京師假籍更名補順天生員尋為督學趙方泉識拔聲名蔚起驚動館閣甲子遂登解額第一人成戊辰進士年巳五十七矣方公舉順天北人飛章攻詭籍會華亭當國偉其文進呈請御裁肅皇帝嘉之破格完之華亭舊督浙學政進公膠庠知公曲為公地遂徇先皇帝特簡盞

典數也釋褐授大理寺評事晉禮部歷精膳郎出為江西參議司督儲公才識警敏遇事立辦所至輒稱其官凡十年拂衣歸里又十年以壽終於家凡人困阨不極則不奮彼蒼於豪傑之士所為苦心勞形而玉之成有如此者公之為諸生也嘗客遊雲間有富家楊以鬩善聞會搆訪當道屬之邑丞丞以給舍左遷於公為梓里公偶會丞所言及之輒為解之事竟寢公去楊知其故走金三十鎰為謝公却之更倍以進終不受曰辨爾誣

義也終之以利初心之謂何楊感嘆而去後楊子九華
貴締為世講公初出華亭之門繼更鄭州繼又館於江
陵為諸子授經不以為洗也華亭去鄭州代其後公見
鄭州為白華亭事佩佩不挫鄭州恚曰子獨不諱華亭
耶公曰非某誰當白華亭者鄭州義之江陵秉軸方初
政未底於壞公處以離合之間放意自若而論及國家
事匡救居多類皆引大體持長厚切中江陵膏肓如齊
魯開河之議罷犯禁連引之議寛蘇松大水之議蠲賑

雖得其首肯而心實厭之卒相矛盾出之外藩假星變例左遷以去江陵敗公卒不羅清議人皆多其大節云公性孝友蚤違東山徐孺人有孟母風公體其志勉承其訓家貧授徒資館穀以養不違其懽比喪哀毀幾絶皆以不及禄養為痛伯兄蚤世事仲兄叔兄怡怡友愛垂白無間言嘉靖癸甲間連大祲二兄坐困公曰有弟在忍遺同氣餒耶出所餘金盎以稱貸而饘粥共之姊蚤寡撫其孤恤其婚喪尤力姪婦寡而貧以姑老誓守

贍之以完其節宗黨告急輒應之不責其報捐貲新宗祠助蒸嘗之禮其内行雅足法也公德度深遠脫略苛細喜愾諧赴機如響與人油油然澗恩怨報施之情岸幘垢衣人莫測其涯涘輒呼之曰愚公乃不愚以公之才宜大有所建立顧蚤見遄歸不必盡究於用而有以自完卒享令終之福蓋有明哲保身之道焉嗚呼如公者可為克全於其天矣公初名紹更名禮字某稷峯其别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娶齊氏

贈孺人生庠生某娶某繼董氏封孺人生國子生英娶
王氏繼董氏女許某許某某生國子生懷德娶某英生
某娶陳某某聘某女一許葛一許龔懷德生某聘某㙜以
某年月日兆以某里予生也晚不及知公姑據狀如右
愧於先外祖無能為役先外祖且為予言柴塢之會蘁
粥畫斷不減長白辛相與有成公屢試屢北且老矣先
外祖不以為病曰子終必遇公之北上也先外祖實促
之公猶豫先外祖謬激之曰所不能決者徒以閫中縶

邪丈夫之謂何遂行他日公讀書勞苦得心疾棄家走避金華久之有甦乃返鄉人謗之坐以他故先外祖每從士大夫力洗得白公貴先外祖猶偃蹇諸生踪跡相失既罷官先外祖亦罷諸生為聚首如初先外祖每有所不可輒面折曰爾忘貧賤之日乎公為改容知我之誼深矣語曰覿人於其所友君子益以是知公也

銘曰嶢嶢易缺皎皎易蒙允矣君子令德永終大智若愚至和掩恭撥止而止委蛇羣公色斯舉矣羅者冥鴻

千金之介不違固窮展禽曰惠老氏猶龍我徵百世長者遺風

江西寧州知州竹渠章公暨配俞宜人子孟嘉婦何孺人兩世合塋墓誌銘

嘉隆間會稽章氏聯蟬起科第者六七公而雙渠公與竹渠公從兄弟也其人皆有遠韻非一切趨情勢利者比故一則以部郎中廢一則以州刺解組並杜門却掃怡情山水間數十年以老竹渠公尤擅風雅之業所著

思魯齋集若干卷鄉之縉紳先生序而傳之至今行於世則公歿已五十年矣昔人謂死而不朽以言立者公其近之乎宗周固章之所自出於公為外祖行恨生也晩不及事公一日其嗣孫冠叙公狀而問誌於予且贄以遺稿予乃得次第卒業想見公之為人公詩長於遻體而得意處在和陶諸篇其和時運篇曰活活清流脱纓可濯矗矗蒼山舉目可矚佳景無窮賞心易足班荆坐飲物我同樂又曰旋自東郊憩我茅廬足雖倦矣心

賓安如宣尼嘆興點獨先余一時託興有古狂士風姑借彭澤以自況而意若有不止於彭澤者此其命集本指也如和遊斜川曰露凝衆芳落日入羣動休人若不知止輕身事浪遊和飲酒篇曰醉醒自有時一悟須脫穎醉翁不在酒斯言婉而炳其和雜詩曰徇祿如涉江探道如登嶺就岸始為安陟巔方覩景縣日豈不暄日入依然冷莫矜一蹴功須悟前途永月彈有遠音燭照無寧影何事離本根徒隨轉蓬馳一飽不須多羣動制

以靜又次雲門曰湖興移月艇山踪入雲林湖山如有待雲月本無心繫艇月還在臥雲林更深難窮野遊趣靜奏邱中琴皆翩翩逸興與昔人競爽近體不屑屑求工而意指近是公自中歲謝事歸始為詩每於五更枕上默誦古漢魏詩數卷興至携朋舉酌或獨酌忻然放歌一切戶外事鮮有以易其慮者獨與上虞山人葛公旦為倡和友時時相過從已而嗣君孟嘉亦工詩父子間又自相倡和並翛然有塵外之想一時詫為嘉事而孟

嘉詩跅跑自放多不逮乃公檢押故自稱為天籟云始
公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四以春秋舉嘉靖甲午鄉試七上
公車不售謁選為羅源知縣再陞真定府通判三擢江
西寧州知州所至有惠政去羅源二十年人猶立石頌
德公為人溫和簡曠大都如其詩故其居官落落少俯
仰卒為含沙以去脫年陶情詩酒間觧地深微居然揖
魯狂之堂詢其所養有過人者公諱秉中字性之竹渠
其別號辛年八十一皆為萬歷辛卯距生之年為正德

辛未考曰忭任建昌縣主簿妣王氏祖文泰曾祖以誠任高唐州知州公之生也母王夢高唐公南向坐廳事既寤生公卒步武焉配俞宜人生於正德某年卒於萬歷某年享年若干生一子二女子即孟嘉女長適張仕脩縣學生次適何繼高以進士歷官參政孟嘉諱啓謨别號太元蚤工舉子業不售雅好賔客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徐文長董偲白輩其為人高視濶步不可一世脫以太學生選藩司首領方待詔而卒於京年五十五生

於嘉靖庚子卒於萬厯乙未配何氏生於其年卒於其
年側室劉氏金氏羅氏劉生一子即冠一女適沈伯霖
太學生孟嘉之卒也冠甫十齡而何已謝世使冠卒有
成立者劉等三慈母力也里人嘖嘖稱女丈夫云冠以
太學生授長蘆鹽運司知事歸亦工詩傳其世業娶薛
氏生二子觀廣觀庶廣娶其氏生二子壁階庶娶其氏
孟嘉始葬公於鑄浦施家嶼之陽以俞宜人合之後冠
復葬孟嘉於公穴之右以何孺人合之茲崇禎壬申七

月十有三日冠用日者言改塟公於原圩之上並改祔孟嘉而又以金氏祔其側劉羅二穴相去稍遠從故圩也

銘曰奕奕高唐華表連雲感夢來裔是祖是孫競爽流芳亦有季昆乃季者何古之逸民三仕州郡不辱其身嵯嵯羅源時揚海氛以征以繕拮据宵晨百年保障去久逾新已倅三輔中外交訌末皇六師先詰兵戎肅清萑苻買犢歸農晋而江右勞勩是酬秉心維一數政優

優乘以貝錦公則倦遊慨焉懷歸東臯西疇眷眷良晨
交交好仇行行仙島泛泛芳洲以琴以書以倡以酬以
忘難老以消百憂緬懷狂簡彭澤其次彼丁運艱爾當
盛世胡為效之其心則似無懷葛天鮮得其意百年高
風邈矣難嗣有其嗣之霏霏手澤一傳再傳珠璣拱璧
鑄浦之陽列仙是宅出谷遷喬有梓翼翼亦有閫儀葛
藟氷檗後千百年徵公遐則愧我勒銘高文典册

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馬湖來公墓誌銘

予髪未燥即聞西陵有來公道之其於書無所不讀顧落落狂簡類晉人人多異之以是不及交公晚一見公於司馬郎署聆其議論破囊而出大驚以為經濟才既別去又十年公懸車在里閭一顧予里中適大會羣士公欣然臨講席神情散朗謦欬間風生四座未嘗不爽然自失恨知公之晚也無何而公捐館比塟有日伯子彭禧來請誌於予予恨知公晚即晚知公有不盡知者其何以為公役謝至再而彭禧頻申前命不獲已為按

其族銓部君之狀而節畧焉公來氏諱斯行字道之馬湖其別號也系出微宋之後傳至宋直龍圖閣學士屏山公始自鄢陵扈駕臨安因家於蕭山歷五傳為潭居公始卜居長河其後代有顯人為於越望族潭居凡七傳而至公厥祖畏齋公其考静觀公其皆以公貴贈廣西按察使而静觀公博綜羣籍稱通儒娶贈淑人沈氏生四子仲即公公負異姿讀書不再過成誦自少即淹貫經史百家言倚馬成文千言不加點總角補邑弟子

員遇試輒冠軍顧獨阨於棘闈凡七舉始以萬歷丙午得雋明年丁未成進士丁静觀公憂服闋謁選授主事刑部著獄志四十卷代王子爭立朝議將立長鼎渭獨公申濫生之例謂庶生者鼎沙有成命不可輕廢仍請治渭訐父罪當是時貞皇帝在東宮處嫌疑之會外廷恒切隱憂故公及之而實與立長之議相成其後卒從公議壬子典試廣西事竣聞沈淑人訃歸服闋補工部管理器皿盔甲兼督山陵竟以不行請託忤津要坐察

典論調補永平府推官旹邊事日亟備邊將帥多聚天下勁兵而苦於轉餉公駐天津管南北二餉南北餉者海運也由山海而進為北道登萊而進為南道公拮据其間皆有良策然猶謂是未可以收海運之全也請復元人膠河故道輓江淮之粟直達天津在今日為救邊之急務即一旦中原有事漕渠為梗可恃以無困尤萬世定鼎之訏謨因繪圖自南海芝蘇灣至北海海倉凡二百四十里其間地形高下挑濬淺深與夫沿革便宜

皆種種如列眉而系之以説且課費不過十萬當事者心避之而卒不能决也漕舟守凍卒數千須索來春口糧不得輒鼓譟赴軍門為亂公馳檄諭之即定隨縳首事者正法秩滿擢兵部主事即陳備邊機要請屯兵海外若月坨畠馬頭營並居要害宜分宿水陸重兵以資應援當事者頗欲用其説乃擢公監軍僉事整飭天津公申前請期得當一面自効然亦終無用公者久之卒報罷會山東蓮妖倡亂撫臣告急津撫檄公提兵五千

往援道過景州妖黨于宏志聚衆數千人將攻州城城中人出遮留公殺賊公陽謝之而密署所部援兵一鼓而進殲之白家屯遠近懽聲如雷諸士紳疏留公鎮餘孽公不顧疾趨山東㫖賊首張東白據鄒縣徐鴻儒據滕縣相與犄角禦官兵殺傷無算而鴻儒尤黠桀公請趨滕以孤賊勢會總兵官連戰克之鴻儒棄城走至弋里兩伏山據險立營衆尚十萬我師躡之先是公遣子燕禧焚其輜重於他所賊勢益蹙至是復迎戰弋里再

戰再捷擄其掃地王偽太師等鄒城聞之欲乞降鴻儒憤甚乃自弋里入鄒城斬欲降者三百餘人為死守計我師驟薄城下失利築長圍以困之穴城城破鴻儒潰圍逃間道為燕禧所執械送東撫獻俘闕下山東平公遜讓不尸其功循例陞參議仍備兵津門久之貴陽有安酋之亂水西遠近諸苗長爭附之而長田阿秧其魁也所居田當偏頭辰沅上下扼我餉道當事議調兵十萬駐平越即擢公平越道乃稍錄平妖功進級按察使

而以兵事聽公贊畫公曰是未可以兵威勝也適黄平州吏楊政啓訴宼行間問之舊嘗習秧者公喜曰吾得間矣密授以計令其叛而投秧不五日函秧首以還諸苗震慴其後安酋卒就擒黔蜀間次第底定則秧之敗有以啓之而楊政啓者公許事成賞以五百金官都司當事者靳之公頗不平屬有微疾遂得請而還令上戊辰起補鬱林兵廵仍用公靖土司公至而反側者以安止用恩信招撫而已尋擢福建右布政可一載舊疾復

作公曰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乞骸家居築梧柳園徜徉其間編經摹史無虛日或與二三衲子深話無生或從子弟論文講道又申宗法以訓族人遇月夕花晨一咏一觴陶然自適終不聞有戶外事越癸酉之某月日以疾卒於家距其生為隆慶丁卯享年六十有九公英爽開霽率性自可居恒不脩小節而識畧偉然風馳電掣故所至以功名顯其論道則出入二氏從宗門之旨以達於儒者家居師事海門先生講良知之學曩時所見

漸臻實際惜乎性椎魯一席請事未足以盡之嘗讀公書曰見太虚以内無一非知是為致知見太虚以内無一是物是為格物又曰為善去惡善惡之念未除無善無惡有無之見猶在其發明新建大略如此燕禧者公仲子也為諸生不欲以文自見自少喜韜鈐之略膂力過人年二十餘從公征廣川征鄒滕征水西皆横槊躍馬摧鋒貫陣積以功次擢至遊擊將軍世襲外衛鎮撫其生擒徐鴻儒尤稱壯烈當是時山東兩撫並以平妖

功晉司馬世爵錦衣實擬之公父子其後燕禧鬱鬱不得志以死而公處之坦如也識者遂以窺公所自信云公所著有經史典奧四書問答五經音詁經史淵珠樣庵集燕語家乘等各若干卷行於世其小品曰宗談六種皆以証學者在官中外封事若干首行間始末皆有成帙配沈氏累贈淑人其他家庭懿節及子女婚嫁皆詳狀中兆在某之陽而塟也以其年月日是為銘

銘曰神廟以來天步蒐東西羽檄紛如埃禁中頗收人

爭推高旗大纛幕府開矯矯我公騰龍媒倏忽九天風雲回提戈所至殲其魁金印斗大懸者誰儒子負戟英憤摧我公掉頭云何為叶滄江把釣白雲陪手編竹素天人談力絕千古跨九垓出聖入禪雄辯才公今一笑遊蓬萊無生之旨安在哉盍歸乎來姚江隈春風動地轟如雷題此貞珉光夜臺其不朽者惇史裁

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日乾趙公墓誌銘

萬歷昌啓間吾鄉有日乾趙公者嘗筮仕為刑部郎間

一徙官已復為刑部前後三十年竟以刑部郎懸車又十年卒於家世莫能知公之為人公常曰吾幸効一官始終不負也刑部郎已矣又多乎哉時有唁公白首為郎者故云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公諱會禎字衷如一字先之號曰乾先世出宋燕懿王之後南渡始家於慈谿曰其公十八傳而及公考官橋公以公貴封如公官母方贈宜人公生帀歲而方宜人卒因育於母家自少端靜異羣兒嗜學嘗病目雖瞑坐一室指畫口吟無曠晷

故其學日進長補諸生久之以萬歴甲午舉於鄉再上
公車戊戌進士起家刑部主事歴員外郎郎中凡十
一年所讞疑獄如巨豪李三者坐姦利殺人無左驗懸
案不竟已五年所矣公一訊立決起沉尸視傷狀如新
創也諸司傳以為神李素雄於貲能奔走權要人權要
人多為之請間公屹不動也其持法理枉無所回撓多
稱是出為福建參政道由漕河册子與漕卒鬨而誤斃
一卒公坐是左遷補祁州知州居二年政聲著三輔間

復入為刑部郎公旣久於法曹曉暢律意而本之以矜慎故所治獄率麗於平會妄男子張差持梃入青宫所當閤者輒仆羣起縛之下法司訊公適主曹判時貞皇帝在青宫久違問視而福藩母鄭貴妃日有寵於皇祖宵人乘之數進蜚語窺禁中事二三柄事者又坐戚畹往還率多覬望於是臺臣劉廷元有瘋顛之説而主事王君之寀窮治差頗得其交通内官狀詞連戚畹鄭國泰坐以主使請劒甚力公乃颺言於朝曰何物姦徒闌

入禁庭洵有主之者然執内豎龎保劉成而城社膽落矣縱姦則下疑朝士株引則上疑宫闈疑而事愈有不可知者因亟定爰書以上報可於是皇祖宣貞皇帝於青宫奉聖母同御便殿見羣臣諭以兩宫慈孝無間意甚切至人心乃安一時清議諸臣猶緦緦為國本計爭祖王說與倡言瘋顛者水火益甚明年大計王削籍諸邪臣益用事馴至魏璫借其說以定要典會王召用為刑部侍郎尋罷歸逮死詔獄天下寃之而公亦遂罹清

議矣益公持論類調停坐遇雨之嫌為王疏所摘方王起召用公亦自劾罷刑部郎歸旣而邪黨用事搆殺王君諸黃緣為姦者次第彈冠登要津獨公以刑部郎家居如故迨今上龍興諸姦亦次第服辜卒無有引繼公者而公以刑部郎家居又如故異時公車追訟之言曰調停之與請劍議本相成特惡其以黨姦為調停至倡大東之說敢於叛君父而不顧也懿哉斯言巳足以白公矣始公旣斷梃擊事尋以外艱去又起補原官平因

江南所縱舍矜疑數十百人時張太宰問達頗知公欲
引用公不果公固未嘗數數也公為人簡素居長安二
十年率敝裘羸馬官舍蕭然與人落落不苟合至當大
任決大疑輒不動聲色得之予通籍後公三年與公同
朝每望見公穆如清風自顧以為不可及既而出處時
相左而公亦竟以前議不克竟其用惜哉會公既沒之
三年其嗣孫重慶將壅公於某之陽而以其年家子馮
水部君之狀來請予誌予辭不文乃重慶從予遊有日

必假予言以為重也因為据其大者書之系以銘

銘曰此佩佩而争者君子之朋何不附以矜名彼炎炎而勝者小人之勢亦不乘以射利臣筆如山臣忠如砥曰臣二十年為郎不負爽鳩氏嗚呼庶以永而來祉

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醒涵臧公暨配誥封安人吴氏合葬墓誌銘

吾友丁長孺先生負一世人倫鑒不輕許可晩於懿戚中得二臧伯曰存涵仲曰醒涵時以學問文章相切劘

並成國器因舉示予曰此吾鄉後起之彦也尤亟推其仲云比予過苕獲接二君子皆相視莫逆予私識之曰伯也當以經濟顯仲也當以志節著無何存涵起家大行捐館矣醒涵則自大行稍遷南銓郎後伯不數年亦捐館平日所期經濟志節或酬或不酬即酬者十不一二因念天之生才既不偶而又往往成之難而奪之易如此悲夫仲氏既卒之二年厥配吳安人亦卒又七年嗣子基辰始以其季父照如之狀請誌於予以待葬曰

惟兹墓門之石以知巳之賜予乃憮然讀其狀而節略書之按公諱照如字明遠醒涵其别號也臧為長興望族其先從自無錫自公而上逮始遷者凡十七世而近世七葉相仍皆顯於科第公之考静涵公歷官廣西僉事公又與其伯並舉南宫一時以為盛事公由萬歴巳酉舉應天鄉試越丙辰以南宫高第成進士連丁僉憲公及母沈宜人憂服闋猶毁瘠久之熹廟改元辛酉謁選行人歴崇禎戊辰今上改元轉南京吏部文選司主

事尋晉郎中已已給假還里竟以病卒年五十有一君子惜之郡士人因上公品行於學使者請祀鄉賢云公少負異姿讀書一目十行下益攻苦自勵為諸生即名噪一時顧獨有志於聖賢之學嘗揭夏正夫先生三言於壁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識者以此占公志操時高忠憲倡道東林當世方奉為龍門公心師之而獨不喜事交游附貴勢居恒處之落落既總憲席盆引嫌及忠憲從容蒙難之後公

乃拜墓登堂執弟子禮而去曰不負吾夙心也其立志較然如此公為大行凡八年四奉簡書所至以廉幹稱會逆閹魏忠賢亂政大興鉤黨誅不附已者群姦心惡公久不調無何有楊左諸君子之獄公於魏忠節同年尤郣厚下獄之日公已奉使節出都門復滯其行而居停其子學洢輒觧槖中金以佐緩急已又毀産數百金助輸其所懸坐賍及諸君子寃死公又各為文奠哭聞者咋舌忠節之難獨周忠介締婚吳門與公破産都

下事最著而忠介竟坐是以死公偶不死耳逆閹建祠都城自府部而下無不輸助公慨然謂諸僚曰此何等事而碌碌隨人合署竟不行當是時舉朝附璫稱功頌德者徧天下岌岌勸進而獨公一人正色山立以散僚著臣節終始不移則公之幸而不死亦豈偶然已乎今上御極誅閹方次第錄用諸舊德而秉事者猶閹私人忌公居言路遂得南銓以去臨發念職猶在進賢退不肖關中興大計因兩上書言國是反覆邪正是非之辨

若遣戍之孫公慎行削奪之文公震孟擬辟之惠公世揚皆出之萋菲中並齒及予而若某某爲一時遺姦公又摘發之公論翕然歸公時方擬公北銓矣忌公者後先接踵亟晉公郎中故事北銓無以正郎改故也公重忤柄臣卒不爲宵小容其立朝風節類如此此予所謂志節之一班也公嘗建宗祠立義學以收族又分宅卹孤嫠及親知脫驂觧綈動有古人風至或摽數百金乞公一竿牘不可得曰恨吾心不青天白日致疑乃爾亦

足以觀公之微矣所著有五經註疏諸司典則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吳安人出自華族亦有賢行方沈宜人病亟安人刲股以進人稱其孝年踰壯無子為公進二室後生一子即基辰顧復備至不自知其非所出也公生於萬歷已卯安人先公生二年為萬歷丁丑而年得五十五其合葬也以某年月日兆在某里其世系子孫婚配詳狀中嗚呼以公之志而得要其終以遠且大迨於今日時事瀕危何啻孤棟之依明堂往者聖明初

政天下想望治平乃自先朝崇長中涓以來宵人氣類剪而復蔓日浸月長釀成空國之禍又有不止於前日者而公已矣試問公與時所推轂賢士大夫竟安在九齡老矣韓休病矣獨愧予鹿鹿容容躑躅老病之間以負知己予能無餘慨也乎系之銘

銘曰古人三可惜惟公服之無斁此生此學與此日廹以律此身粹然完璧惜此世道陽九孔阨矢公之志未竟公德公所自惜者百年已往而其為世道惜者亦吾

黨之責公也慰諸勒此金石

諫議大夫原任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墓誌銘

諫議公既沒之七年而其嗣子開以范尚實之狀來請誌於予予既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黨晨星盡矣予而不誌公又誰為公誌者公諱元翰字伯舉别號聚洲先世鳳陽人自鳳陽徙滇則始祖珊也當高皇帝時從征六詔有功授世官於滇遂家焉而厥後子孫散處他郡邑已泯滅不傳獨其家於臨安之寧州近而可紀者

曰機曰暹曰銳曰絅遞傳及宋是為贈公自贈公而上皆隱於農畆而絅以行誼著於鄉至贈公奮起諸生益磊落負竒氣王氏之興有自來矣配黄孺人生公有異徵年十四補諸生時雖童子已傑然耻為凡兒萬歴戊子舉於鄉即丁贈公憂當贈公病革公籲天請代刲股以進人稱其孝屢上公車戊戌署竹溪教諭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公氣骨英勁雖讀書中秘輒慼慨天下事不屑隨世以就功名因出為吏科給事中七閲月轉工

科右給事中領巡視廠庫時神廟方深拱不視事秉政
者以養交持祿為得計轉相授受羣邪附之致正人日
落舉世不知有清議久矣公慨然曰與其披鱗無寧借
劍會沈四明被言乞歸輒援王山陰自解公劾其誣善
行私顛倒溷殽既而沈歸德並罷舉朝愕然公獨上疏
爭謂鯉賢不當與一貫並罷皇上一日罷兩閣臣其當
罷與否舉朝知之而不敢為鯉伸一辭夫是非可否能
使舉朝不敢言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不報四

明去吾鄉朱文懿當國援李晉江公又上疏爭謂廷機
無相識無相才無相度徒小廉小勤似忠似信竊取大
柄他日必至僨轅至引安石禍宋以喻前後三四上語
多切直其後晉江遂出綸扉待玦者踰年而去公又念
時事之日非也上疏極諫列可痛哭者八事復因災異
疏論廖樊理無狀比周一貫廷機驅除正人汪若霖姜
士昌宋燾等即賢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錢
一本方孔昭逯中立薛敷教于玉立劉元珍龎時雍王

士騏黄正賔等皆不得大用傷割天心及兵部尚書蕭大亨臟穢如山左副都御史詹沂柔媚無骨戶部尚書趙世卿末路回邪均宜罷斥以應古者災異策免之例當是時公直聲震中外數十年小人營窟賴公推鋒力抵幾幾乎勝之而國是小定其他建白皆通達國體至摘晉江漏泄邊情自取辱國一事其論尤偉詳在國史公益自負一往不反顧在省三年積數十萬言朝士視公足左右為榮辱於是小人人人自危日思所以中公

矣一日詞林湯賓尹者託其私人進結於公為大拜地公故不應其人怏怏去省中王紹徽尤恨公切骨與其私人日夜謀遂揑公厰庫贓及暮夜之金至百餘萬蔟御史鄭繼芳發之百足競起公抗疏辨且詈賴神廟心知公皆弗問公益憤憤度無以自白乃集五城司坊官役若干人於正陽門出其行李十餘擡家屬肩輿五乘衆白之而公則向闕叩頭痛哭曰臣無能簪筆事陛下矣遂掛冠出都門於是南北臺省交章訟公寃而銓曹

竟以擅離職守降公刑部檢校辛亥大計遂列公浮躁

公之視廠庫也數上條陳計所以節虛冒卹商民者百

方且連章糸刹商中官楊致中李進忠吳進王道等請

逮問追贓至諸閹切齒亦造蜚語中公嗚呼墨者如是

乎公去國十五年而熹廟御極趙忠毅出為吏部尚書

乃起公湖廣按察司知事明年甲子晉工部主事未幾

逆閹魏忠賢竊國柄逐忠毅去御史張訥並論公奉旨

閒住而向之讐公者爭起而附閹據大位王紹徽等復

理贓款讕詞兩疏論公必殺公為快遂奉旨削奪又二年今上繼統首誅閹及其黨皆懼刑書一時衆正彈冠而公獨為冢卿王永光所扼不得名公曰已矣吾其汶汶以沒齒乎因上書自理臣二十年孤踪前後為小人所錮而張訥者復叅臣以東林黨臣與顧憲成諸臣師友聲氣何黨之有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惡相濟君天下者弗問黨之有無當辨人之邪正永光益惡之遂報罷其後有薦公者會已巳之變不果行而公已無

意於世矣越四年病卒初公之去國也既罄身以自白而言者未已公以是不敢遽歸滇携其家僑寓蕪門言者復謂輝縣腴田半入其手公乃去輝南下所至士大夫皆匿影引避若將浼者獨年友劉靜之逆諸河滸而勞曰知子有今日久矣因相與渡江謁顧端文諸君子定交講性命之學意爽然自失也歲餘歸滇既拜工部之命行次江陵遭錮力不能返滇浮江而下暫止真州旋入吾浙變姓名匿西湖中訪予山陰道上黨禁解還

眞州已已自眞如金陵爲投老計遂卒於金陵而公自被放以來所至輒縱情山水東躡岱峯西窮華巔中條歷少室嵩高南入吳會渡錢塘泛東海禮普陀大士還過金焦滯武陵問桃源善德之奇出巴蜀上峩眉登其絶頂飄然有遺世之想還滇十餘年出没大華昆池間遠及點蒼雞足洱海無不窮其勝槩皆有記有詩甞曰吾平生以山水爲家緣道義爲知已持此自老足矣臨没槖無餘錢頼尚賓諸君之義以成殮至是百餘萬贓

跡竟歸無是公而公亦可以死矣悲夫予因追念公一生出處之際有不勝其感慨者國家自神廟之季黨論方興小人滃訿高張變白為黑正人君子之禍至熹廟而極蔓延迄於今日元黄戰而愈雜天日朗而更晦國事至此有莫知所稅駕者而公實以其身周旋於四朝之際每仰天發憤曰吾進之不得與忠介輩暫慶彈冠退之不得與忠憲輩同歸化碧而猥被黨人之名黨乎黨乎予聞而傷之朋黨之禍君子見詘於小人固也猶

幸吾為君子耳獨公並疑君子辛亥之察孫太宰丕揚
曹吏垣於汴皆借公以謝小人平夙怨而御史史記事
復下石焉故小人益得憑陵公蜚語悠悠終其身流布
海内毎鼎革之際語及公輒擬議而不敢進雖吾黨猶
然卒使公躑躅於東西南北荒嵐野水之間以死迨公
死而公心乃白公之品磊磊乎揭日月而行舉天下知
為先朝名諍臣有功於世道不小也悲夫公卒於崇禎
癸酉年六十有九配趙孺人側室陸氏生一子即開應

天府學生英毅有父風而公即塟於江寧之太白鄉遂稱江寧寓賢後之君子亦尚有以論公世云系以銘銘曰何來乎天一方東西南北山水清狂死即埋我樂彼帝鄉何以殉之諫草如霜何以永之知己徬徨梁溪一席足千古不頋芳名齊李杜

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墓誌銘

今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時艱瀕亟流氛偏豫楚震及

陪京念無為之綏靖者於是特詔起吉水李司馬於陪京凡所以為根本計至深遠也時司馬尊人文源公年將九十矣再疏請終養不獲命公乃謂司馬曰老臣義不忘國卹而乃以老臣故戀戀家園養志之謂何藉而不就呰在老臣而行矣吾其偕往於是司馬奉公以行公體與神康笑談甚適留三月思歸歸而司馬仍再申前請不報無何訃音至矣司馬痛絶徒跣奔喪以不得視含殮為恨識者曰天下喪亂忠孝道虧勢不得兩遂

獨公能以子之孝成臣之忠則非太公之敎不及此君子謂是父是子洵能相與以有成也宗周請遂因而尚論公方司馬為臺郎時國是日非元黄未判其黔者往往墮小人之窟而不知獨司馬蚤見為衆正指南而異已者百計咻之又遺書公咻之司馬弗顧也頃之公以南國子學博報最入都見長安縉紳情態曉然謂司馬曰始吾虞子錯趾今乃如是毀譽何常功名數定守正而行即以賈禍吾亦何憾乎司馬得之志益堅既而羣

邪得路不利於吾黨會司馬方按浙公遺書曰磽磽易折盍去諸吾亦從此休矣司馬遂去浙明年京計司馬外調復以餘罰及公公恬然安之而司馬引罪不已公曰吾乃不能為孟博母乎公坐是終身不起司馬一起輒報罷至以身之進退為世道汙隆者垂四十年大抵公啓之也始公偕司馬同舉於鄉年已遲暮矣而素操卓然雖一衣一履不苟且謂司馬曰世人以科名為金穴一日得志美服御盛騶從至不惜妄取以逞志終身

敗壞實在於此而其務淡薄為師以堅忍筋骨異時或膺事任庶可上報國恩司馬奉命惟謹鄒忠介聞而喜曰不意前輩素風乃見君家父子則司馬一生樹立固有素矣公居恆謂司馬輩曰古人言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今世學者每易視之及徐觀其所為有不可以對朋友質妻孥者小子戒之須從幽獨中細加檢點無嘵嘵欺人又曰吾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在戰兢中從善如登須時時刻勵操持一息少懈墮落何等他日見學者

言良知則曰天下豈有見成良知令人直說得本體如澄潭止水乃利欲攻取敗名喪德不知所知何物鏡自有光塵垢翳之不務刮磨而曰鏡不受翳吾不信也或言及鬼神事則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吉凶不在天也如晝無妄營夜夢亦清一事仁義終身欣邑此非即吉乎小人肆行滅理無所不至即塗飾甚工人不及知每到屬纊時怨家寃魂歷歷在目豈真有鬼心自為耳其他格言不能盡載公其學焉而知道者與乃者司

馬方以忠介淵源振鐸仁文之堂爲士類景從率本之
公指君子以是知公之善教也公少而孤奉其母夫人
盡懽遭家中葉銳志力學學成凡試始以萬歷庚子售
甲辰就廣德州學正戊申遷國子博士壬子量移大理
評事改刑部浙江司主事晉郎中皆南京冷署少所建明
而其在廣德也遇諸生如其親子弟勤勤督課未嘗有
倦諸生有以細故開註誤於上官者公必爲原情解之
直指使者行部廣德與前守某有私議欲祀名宦公按

守在官無狀持不可曰公論出於學校吾其敢以一官辱聱宗大典事竟寢直指恚甚削其薦剡其在刑部時有叔姪爭産累訟不決者公特縻其交搆者懲之徐諭以天性語尤剴切各悔悟相持一慟以讓終人服其德化保定劉督撫某之子詐為其同鄉官省郎者郵符往來南都事覺為省郎所執送法司時省郎勢張甚督撫遂請殺此子以謝省郎公謂父子天性何遽乃爾況所坐不至是其子懼遂逃去省郎抗疏劾公骪法公曰殺

人媢人吾弗為也頃之其子復來卒擬城旦省郎以此見擿於時而皆稱公為長者其他折衷情法往往類是公性醇實居恒議論多本之平恕至臨大義決大閑則凛然不可犯取予進退之際斤斤如也或勸之稍貶以要榮則曰與其捷競無寧鈍處故前後在南都皆報最不調既罷歸惟日以誦讀課其子孫而公亦手一編如經生有以自樂也不治生産不邇聲色雖登臨山水之興未嘗數數然亦不喜著書大都歸之質行跡公一生

自樹允矣前輩典型亦足託於世稱不朽云公諱廷諫字信卿文源其别號也仕終刑部郎中晩以司馬貴累封兵部尚書階資政大夫配周氏繼劉氏萬氏周萬皆以公比部考滿封安人又偕公封進夫人考秀以公貴贈刑部浙江司主事晉贈如公官妣周氏歴封同考先世出自唐忠武西平郡王晟凡四傳至始祖唐始占籍吉水又四十傳於今世為吉水鼎族至司馬益大子男五人長即司馬邦華次邦英曲靖府推官次邦藻邑諸

生次邦著拔貢生次邦蔚邑庠生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一人諸子姓婚媾備狀中公生於嘉靖癸丑卒於崇禎辛巳享年八十有八以無疾考終其塟也以某年月日墓在元潭松林塘附十三世祖妣鄧氏側先是司馬既奔喪即陳情請卹例得祭塟司馬不遠數千里使命持狀乞言於舊治宗周宗周遂節其大者書之貞珉以示天下之為人臣子使得有所觀法焉復系之以銘

銘曰鬱彼林塘閟宮有姜丈江之源大忠孔揚卜世卜

年再啓新疆是曰聞孫生而徵祥箕裘不替聯武頡頏横經振譽游歷曹郎閶閶執法白首馮唐景運嗣新豸賢彌光一命再命三命循牆以其教忠媚茲明王以其治孝將父則遑弈弈留樞綱紀四方為宗社金湯惟厥考肯堂豐碑載銘庶有俟於旂常

劉蕺山集卷十二